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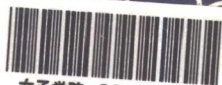
心理分析派小說集



LIU PAI ZUO PIN ZI LIAO CONG SHU

SAI SHI NIAN DAI

心理分析派小说集①



女子学院 0031265

中国妇女图书馆
图书资料

054108

心理分析派小说集

①下



女子学院 0031264

中国妇女
图书馆
资料室

054107

书 名： 心理分析派小说集（上）

上海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新文学研究室选编

出版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南昌市新魏路5号）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西印刷公司

开 本： 850×1168mm 1/32

印 张： 15.25

字 数： 355千

版 次： 1990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数： 1—2,000

定 价： 6.20元

ISBN 7—80579—048—5/I·39

邮政编码： 330002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书 名：心理分析派小说集（下）

上海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新文学研究室选编

出 版 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南昌市新魏路5号）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江西印刷公司

开 本：850×1168mm 1/32

印 张：13

字 数：300千

版 次：1990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数：1—2,000

定 价：5.40元

ISBN 7—80579—049—3/I·40

政 编 码：330002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前言

施建伟

中国新文学运动的第二个十年里，在文学坛上，有一小群志同道合的文学青年，以《无轨电车》、《新文学》、《现代》等杂志为中心，形成了一个人数不多但力量很大的文学流派——心理分析小说派^①。

以施蛰存、穆时英、刘呐鸥、杜衡等人为代表的心理分析小说派，诞生于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空前激化的三十年代，决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在一定社会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形势和文化思潮的影响下，文学本身发展的必然产物。

当时，错综复杂的各种社会矛盾，把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变成了一座即将喷发的火山。置身于火山喷射口上的一部分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由于脱离了人民革命的实际斗争，在充满希望的社会大变革的前夜，竟然找不到自己的出路和前途。尽管，他们对畸形都市的病态现象和农村破产后的绝境并

① 有人称这个流派为“现代派”或“新感觉派”，本文采用赵家璧先生的说法，称其为“心理分析小说派”，详见赵家璧：《回忆我编的第一部成套书》，刊于《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3期。

非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他们甚至已经深深感觉到旧社会总崩溃的前景。然而，他们却既不为加速这崩溃过程而投身于无产阶级的斗争事业，也不对即将来临的变革感到危惧，他们只是怀着变态的心理，从旧社会腐朽的躯体中去寻找感官的刺激，以填补精神的空虚。在政治上，他们想以“中间路线”来逃避现实的斗争，在艺术上，则企图以形式上的追新求奇来弥补思想内容上的贫乏。

心理分析小说派的出现，反映了世界性的现代主义思潮对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一次冲击。因此，不仅要把对这个流派的研究置于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历史的总背景中，而且还要把它的活动与外国文学对新文学运动的影响联系起来考察。现代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的总危机在一部分西方知识分子思想上的反映，表现了这部分人的危机感、错乱感和失落感。虽然，西欧垄断资本主义社会和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有着千差万别，但是，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有这样一些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不满于旧世界的社会秩序，但又不信赖人民的力量；“他们被夹在越来越剧烈的阶级斗争的夹板里，感到自己没有前途，他们像火烧房子里的老鼠，昏头昏脑，盲目乱窜；他们是吓坏了，可又仍然顽强地要把‘我’的尊严始终保持着。”^①中国心理分析小说派的作品，实际上就是反映了上述这部分知识分子特定的精神状态和复杂的心理活动。这个流派所以会选择现代主义作为创造新形式的借鉴，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现代派“新、奇、怪”的技法，最适宜于表现这些知识分子在社会危机中的心境。

上面，我们从同一性的视角阐述了心理分析小说派汲取现

① 茅盾：《夜读偶记》。

代主义技法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决不是为了在西方现代派和中国的心理分析小说派之间划上一个简单的等号。因为，凡是从作品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概念出发——来思考这个问题的人，都不可能去划这个数学的等号。

在西方，现代主义始终是作为现实主义的对立物而存在的，是对现实主义的全面否定。但是，在中国，现代主义并不是以现实主义的对抗力量而被引进文坛的。“五四”时期，“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这百多年来在西欧活动过了的文学倾向也纷至沓来地流入到中国。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象征主义，新古典主义，甚至表现派，未来派等尚未成熟的倾向都在这五年间在中国文学史上露过一下面目。”“这短短十年中间，西欧两世纪所经过了的文学上的种种动向，都在中国很匆促地而又很杂乱地出现过来。”^①在那时，现代主义实际上是以封建文明对立物的面目，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文艺思潮一起被移植到中国的艺苑，作为破坏旧文学的战具和创造新文学的借鉴。三十年代，心理分析小说派的兴起，使现代主义再次引起人们的注意，但从当时在文坛上的影响来看，它始终没有形成一种足以与现实主义潮流相对抗的声势。所以，若以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在西欧文学中水火不相容的历史关系来衡量它们在中国新文学运动中的联系，未必会符合新文学发展的客观实际。所以说，准确地把握心理分析小说派与西方现代派的区别与联系，是认识这个流派创作倾向的必要前提。

心理分析小说派的艺术方法，既不完全属于现实主义，也不全部是非现实主义的。多向性地汲取现实主义和非现实主义在心理描写方面的长处，多层次地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是这派

① 郑伯奇：《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导言》。

作家共同追求的艺术目标。擅长于描写人物的“双重性格”以及意识和潜意识的内在冲突，对人物感情的兴趣超过了对事物本身的关注，是这派作家创作倾向上的共性特征。心理分析小说派作品的认识价值，主要在于：这些作品通过对人物心理活动多侧面的开掘和探索，反映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病态社会所造成的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的畸形脱节；表现了一部分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新旧交替的社会大变革大动荡时期所特有的心理状态。

注重心理描写是这个流派艺术倾向上的最主要的特点。施蛰存等人，不仅汲取了现实主义的心理描写手法，而且，还努力将现代主义的“心理分析移植到自己的作品中去”^①。这个流派的心理描写方法，一方面兼容各家的技法，另一方面又不拘泥于某一种创作手法，从而体现了艺术表现手法的多样性。

这派作家与现实主义作家在心理描写方面的区别在于：在他们的大部分作品里——不是全部作品！——心理描写不再仅仅是塑造典型刻画性格的艺术手段，而是作家创作的目的；心理描写的主要功能不是用来表现人物的“做什么”和“怎么做”，而是着重表现人物的“想什么”和“怎么想”；以回忆、联想、闪念、梦境、幻想、幻觉为主的人物心理活动占据了作品的主要篇幅，人物的行动、对话则退居到次要地位；这派作家所关心的不是现实生活本身，而是现实生活在人们心灵中的那个回声；剖析“双重人格”在性爱方面的内心冲突，是这派作家的热门题材，他们完全按照弗洛伊德和詹姆斯的学说来解释人物的思想和行动。不能否认，自觉地“移植”现代主义技法，是这个

① 施蛰存：《关于“现代派”一席谈》，刊于《文汇报》1983年10月18日。

流派在心理描写上的重要特色，他们的一部分作品，简直可以说是西方现代派和日本新感觉派的复制品。

然而，就这个流派的全部创作而论，传统的现实主义方法在相当一部分作品中仍旧占据着重要地位，“移植”现代主义，仅仅是这个流派思想艺术倾向的一个侧面。施蛰存曾说：“这一时期的小说，我自以为把心理分析、意识派、蒙太奇等各种新兴的创作方法，纳入了现实主义的轨道……。”^①可见，中国的心理分析小说派对待现实主义的态度，与西方现代派彻底否定现实主义的虚无主义态度，有着明显的区别。他们“移植”现代主义的目的，并不是要以现代主义取代现实主义——至少施蛰存是如此。所以，若用现代主义反传统、反理性、反现实主义的标准来衡量，心理分析小说派的许多作品，无论如何也算不上合格的现代主义小说。比如，现代派的意识流作家反对从外部去描写人物的性格特征和思想感情，主张由内向外的表现；而心理分析小说派一方面运用了意识流手法，另一方面，又常常采用传统的现实主义方法，让作家以第三人称叙述者的面目出现在小说中，这就违背了西方现代派意识流作家的基本观点：“作家退出小说。”同时，这个流派的许多作品仍旧是忠于现实主义关于故事情节完整性、连贯性以及叙述的程序性等传统观念。在一般情况下，现实主义和各种非现实主义（包括现代主义等等）因素，常常并存于他们的作品之中。

由于心理分析小说派能够兼容各种不同的甚至对立的艺术表现手法，这一艺术特征，决定了这个流派在创作倾向上必然会呈现出多重性。因此，对于这样一个文学流派，自然就无法以

① 施蛰存：《关于“现代派”一席谈》，刊于《文汇报》1983年10月18日。

某一种单一的艺术方法来衡量它。这是在认识这派作家创作倾向的复杂性时，首先应该注意的问题。

因为心理分析小说派是以极为开放的形态出现于文坛的。所以，它不仅不固定地向某一种创作方法“取法”，而且，对同一创作方法范畴内的各种流派的不同技巧，也采取了“杂取”的原则。比如，外国的现代主义流派通常都明确地以某一种主义为标榜（如，西欧的未来主义、表现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日本的新感觉主义等等），而心理分析小说派几乎同时引进了西欧和日本的“新兴”技巧。因此，借用外国现代派中任何一种主义的现代名词，都无法准确地说明他们“引进”非现实主义技法的全部内容。从西欧到日本，从意识流到新感觉主义，心理分析小说派多方面地“引进”了现代主义各派的技法。归纳起来，大致上有这样几个主要来源：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意识流；象征主义；新感觉主义等等。不是单向地从现代主义的某个流派那里“移植”某一种艺术手法，而是对现代主义范畴内的许多流派的各种手法进行综合运用，这是心理分析小说派创作倾向复杂性的又一表现。

二

心理分析小说派创作倾向的复杂性，实际上是不同作家的创作道路的差异性以及同一作家创作方法的多变性在创作实践中的反映。

虽然，“移植”和试验非现实主义的“新兴”技巧，是心理分析小说派共同追求的艺术目标。但是，在艺术追求的道路上，各人的起点和终点并不是一致的，在具体的历史情况下，一切事情都有它个别的情况。这就使他们移植“新兴”手法的方式方

法也因人而异。所以，对于这个流派，不仅要从外国文学的影响方面去归纳其创作倾向上的总体的一致性，而且还要从三十年代中国文学界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中去区别各个不同作家的差异性；同时还应该把他们在心理分析小说派时期的发展变化当作他们整个文学生涯的一部分来思考，尽可能做到：“知人论世”，要“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①

心理分析小说派作为一个文学流派的实体而活动于文坛的时间并不很长，即使从1929年9月《新文艺》月刊创刊算起，到1935年2月施蛰存、杜衡等人退出《现代》月刊为止，也只有五年多的寿命。然而，无论是施蛰存、杜衡，还是穆时英、刘呐鸥，心理分析小说派的这一段共同经历都是他们创作生涯中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施蛰存是这个流派中最有成就和最有影响的作家，他的创作道路，典型地反映了政治上处于中间状态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艺术探索上的曲折经历。他早年的《江干集》^②、《娟子姑娘》、《上元灯》、《追》等小说集，都是现实主义的作品。在这一点上，施蛰存和杜衡的文学道路倒是十分相似的——他们都是以现实主义为起点，又同受左翼文艺运动的影响，恰巧都是在写了两篇普罗小说之后，又都浅尝辄止；然后，对心理分析小说发生浓厚的兴趣。现实主义——普罗文学——心理分析小说。这是施蛰存和杜衡在文学道路上的共同轨迹。

作为一个艺术的探索者，应该说，施蛰存的创作态度是相当

① 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

② 署名施青萍，以维娜丝文学会名义自费出版，收有施蛰存1922年写的24篇没有发表过的小说。

严肃和认真的。他的第一篇心理小说《鸠摩罗什》发表于1929年9月，花费了他“半年以上的预备，易稿七次才得完成”^①的，这是他“想在创作上独自去走一条新的路径”^②之后的初次尝试。从此，他开始有意识地把各种非现实主义技巧运用到自己的创作中去。《将军底头》、《梅雨之夕》、《善女人行品》这三部小说集是他艺术探索的记录，而这三部作品又各具特色，1932年1月出版的《将军底头》标志着他汲取非现实主义技巧的初步结果；1933年3月出版的《梅雨之夕》则记载了他对各种非现实主义技巧的广泛“移植”；1933年11月出版的《善女人行品》表明了他从非现实主义复归现实主义的意向；最后出版的《小珍集》，则是又“回到了正统的现实主义的成果。”^③

从1929年9月15日《鸠摩罗什》正式发表到1933年11月《善女人行品》出版为止，这四年时间既是施蛰存艺术上的探索阶段，也是以他为代表的整个心理分析小说派的全盛时期。现实主义——非现实主义——现实主义。这是施蛰存文学道路的全过程。他经历了类似“否定之否定”的公式之后，又重新复归现实主义的事实告诉人们：作家通过自己的实践，终于认识到现实主义方法的优越性；重新复归现实主义，实际上就否定了以非现实主义来代替现实主义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现实主义——非现实主义——现实主义”这个发展过程，实际上也就是作家汲取、消化和融合非现实主义技法中的合理成份的选择过程。所以，由前一阶段的现实主义到后一阶段的

①② 施蛰存：《我的创作生活之历程》，刊于《创作的体验》，上海天马书店1933年6月。

③ 施蛰存：《关于“现代派”一席谈》，刊于《文汇报》1933年10月18日。

现实主义，决不意味着简单的重复或倒退，而是标志着作家艺术方法的发展和艺术水平的提高。

施蛰存复归现实主义以后的小说，很少涉及都市的畸形生活以及现代主义“新、奇、怪”的美学特征，而是以凡人小事为描写对象，以深刻细腻的笔法发掘出人物的内心活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小珍集》里的作品，就和他前期的现实主义小说一样，大部分以普通的农民、小市民、妇女、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为题材。能不能从平常人平常事中去发现不平常的生活真理，这是对一个作家的思想深度和艺术创造力的实际考验，并不是所有的描写凡人小事的作品都能成为现实主义杰作的。

应该承认，在形式创新方面，施蛰存确实煞费苦心，但是思想上的局限性使他不能把普通人的个人命运和当时轰轰烈烈的革命潮流有机地结合起来，既不能揭示社会的本质矛盾，又不能展示未来的理想，往往只局限于把心理活动本身的形式作为观察研究的对象，而没有使人物的内心活动和生活的广阔画面以及现实中的重大问题有机地溶合在一起。所以，施蛰存的小说，虽然也能通过具体形象描写社会的一个角落，以及生活在这个角落里的人物性格的变化，但是，因为生活视野过于狭窄的缘故，导致小说中的人物一般都缺乏时代精神的鲜明特征。如果说，他的心理小说，常常失之于为心理描写而心理描写，那么他的现实主义小说，则往往失之于为平凡而平凡，缺乏一种从平凡中开掘出不平凡真理的雄浑气势。

施蛰存在心理分析小说派时期的创作活动，是他整个文学道路上的一个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他把某些非现实主义技巧作为艺术探索的目标。但是，他并没有完全非现实主义化，或现代主义化。

艺术方法，或者说广义的创作方法，包括创作精神和创作

手法两个方面。一般地说,决定作品思想艺术基本倾向的是指导作家创作活动的创作精神。在一部分作家身上,这两方面是统一的;但在另一部分作家那里,这两者却常常是对立的;第三种情况是,这两者有时以对立的形态,有时以统一的形态,交替地出现于同一作家不同时期的创作实践中。若要从总体上判断一个作家的创作倾向,主要是看他的创作精神。现实主义作家在现实主义创作精神指导下,运用一些非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这在文学史上是屡见不鲜的,施蛰存就是属于这种类型的现实主义作家,杜衡也“是一位富于情感的写实主义者”^①。

而刘呐鸥和穆时英的创作道路则显示了这派作家的另外一种发展路向。

刘呐鸥早期的作品,如:《游戏》^②、《流》^③等短篇小说,从艺术表现形式来看,都还是属于现实主义的。但是,后来他就完全投入了新感觉主义^④的怀抱,他的小说集《都市风景线》里的不少作品都可以称得上是新感觉主义的样品。刘呐鸥是日本新感觉主义在中国的最早的传播者和积极的模仿者,刘呐鸥曾说:“现在的日本的文坛是一个从个人主义趋向集团主义文艺的转换时期内……在这时期要找出它的代表作品是很不容易的,但是文艺是对时代的反映,好的作品总要把时代的色彩和空气描出来的,在这时期里能够把日本时代的色彩描绘给我们看的只有‘新感觉派’一派的作品。”^⑤刘呐鸥的心理小说“用了

① 详见《现代》月刊第4卷第2期封面内关于杜衡的《怀乡集》的内容介绍。

② 刊于《无轨列车》半月刊第1期,1928年9月10日出版。

③ 刊于《无轨列车》半月刊第7期,1928年12月10日出版。

④ 新感觉主义实际上是世界性的现代主义文艺思潮在日本的一个分支,应该把它当作现代主义范畴内的一个流派来认识。

⑤ 刘呐鸥:《〈色情文化〉译者题记》,刊于《新文艺》月刊1930年1月号第956页。

跳跃性的手法、意识流的手法、心理分析的手法”，但“很不高明，‘许多人反映看不懂。’”^①

穆时英是通过《新文艺》月刊而登上文坛的，他的创作从一开始就呈现出现实主义和非现实主义互相穿插的复杂情况，“这位轰动中国文坛的年青作者，实为一具有南北极之矛盾性的人。”^②在《南北极》、《咱们的世界》、《黑旋风》、《偷面包的面包师》、《断了条胳膊的人》等作品中，明显地表现出现实主义精神和非现实主义技巧互相渗透的特点。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心理小说也越来越非现实主义化，并且，终于与新文学运动中的现实主义主流分道扬镳——在这一点上，穆时英和刘呐鸥倒是步调一致的——穆时英的《公墓》以后的那些小说集，如《白金女体的塑像》、《圣处女的感情》、《被当作消遣品的男子》、《空闲少佐》、《中国行进》等，都具有浓郁的现代主义色彩。

无论是中国的还是日本的学者，都一致认为穆时英和刘呐鸥是日本新感觉派的信徒。穆时英死后，日本的《文学界》特地出版《穆时英追悼号》，刊出了日本新感觉派主要作家横光利一、片冈铁兵等人的悼念文章。横光利一在《穆时英氏之死》一文中，以赞赏的口吻介绍了穆时英的短篇小说《黑牡丹》^③，认为“这是一部包含着象征性的新感觉派的短篇。新感觉派憧憬合理主义，追求科学主义的行为也是我辈东洋青年所要共同完

① 引自《文学研究动态》1983年第4期第5页。

② 见《现代》月刊第4卷第2期封面内关于穆时英小说集《公墓》的内容介绍。

③ 作品描写了某青年追逐舞女的情景。但青年不是追逐女人的肉体，而是追逐戴在舞女头上的石竹花。某夜，女人被狗咬伤摔倒在地，而躺在马路上的只是女人的肉体，石竹花却不知掉落何处，踪迹全无。……这时，石竹花正在那个青年的手中……。

成的行为。”^①刘呐鸥和穆时英的作品，以描写性爱以及现代都市——“造在地狱上面的天堂”^②——里的病态生活见长。将穆时英、刘呐鸥的作品和施蛰存的心理小说相比较，前者更接近外国现代派的风格，他们总是以欣赏的态度来肯定那些超越道德规范的动物性本能，竭力把人描写成性本能摆弄下的玩物。对现实的不可知论，使穆时英他们必然会否认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尽管他们感觉到并揭示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病态社会的弊端，但由于脱离工农，鄙视群众的倾向，使之不可能发现蕴藏于人民群众中间的巨大的革命潜力；由于缺乏变革的勇气和力量，因此，他们是空虚和软弱的；由于看不到未来的前途，因此，他们又是绝望和迷惘的。世界在他们笔下成为疯狂混乱的漆黑一团，人类在他们的作品中总是冷酷无情和失去理智的。他们的大部分作品都笼罩着一层浓重的颓废色彩，流露出虚无颓伤、悲观厌世的情调。

心理分析小说派每个作家的不同情况，以及各个作家在不同时期的具体情况，决定了这个作家艺术个性的特殊性。正是这种特殊性，构成了整个流派思想艺术倾向上的多重性和复杂性。但是，不同作家创作倾向上的特殊性，并不妨害他们在艺术追求上的一致性。不论是施蛰存、杜衡，还是穆时英、刘呐鸥，他们都是现代主义技巧的移植者、模仿者和实践者。这就构成了他们的作品在艺术倾向上的相似性——以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法和意识流等手法来表现人物的内心冲突；热衷于刻画“双重人格”和变态或病态心理；探索表现性爱以及都市生活的新技法等等——这种艺术上的总体的一致性，是连结这个流派

① [日本]《文学界》7卷9月号昭和15年（1940年）9月。

② 穆时英的小说《上海的狐步舞》。